

择天记

作者：猫腻



内容简介

命里有时终须有，命里无时要强求。

这是一个长生果的故事。

.....

三千世界，满天神魔，手握道卷，掌天下天上一应事。

太始元年，有神石自太空飞来，分散落在人间，其中落在东土大陆的神石，上面镌刻着奇怪的图腾，人因观其图腾而悟道，后立国教。

数千年后，十四岁的少年孤儿陈长生，为成神隐逆天改命，进京都，入国教，顺心意。

然而，他要改变的却远远不止自己的命数，万千子民的未来亦在其手中。

第一卷
恰同学少年



第000章 序：下山

世界是相对的。

中土大陆隔着海洋与大西洲遥遥相对。东方地势较高，那里的天空似乎也高了起来，云雾从海上陆地上升腾而起，不停向着那处飘去，最终汇聚在一起，终年不散。

这里便是云墓——世间所有云的坟墓。

云墓最深处隐隐有一座孤峰，峰顶直入虚空，不知通向何处。

传说中，世界由五片大陆组成，每个大陆都有不同的风景，只有那些进入神圣领域的强大生命，才能看到所有的风景。对于普通人来说，传说只是传说，他们不知道其余的大陆在哪里，不知道怎么去，不知道云墓里那座孤峰便是通往其它大陆的通道。

自然，也没有谁见过云端之上的风景。在这里，平静的云层像白色的丝绵向着四面八方蔓延，似乎没有尽头，上方的虚空镜面后是无尽的黑色深渊，里面有无数颗星辰。

忽然间，有两颗星星亮了起来，越来越明亮，原来是在向着镜面高速靠近。那两颗星星来到镜面的前面，才能看清楚，原来是两团神圣洁白的火焰。

隔绝真实世界与夜空之间的镜面上出现蛛网般的裂缝，然后瞬间修复。

那两团神圣的火焰，已经以某种神奇的方式，出现在镜面这面的真实世界里，淡薄的空气，被灼烧的不停波动变形——那不是神火，只是它的眼睛。

整个世界，因为巨大的降临而不安，光线不停折射，云面上出现一道如山般的阴影，空间开始撑拱变形，似乎可能被挤裂。

一条黄金巨龙，出现在虚空与云层之间。

远方那轮红日，被它巨大的身躯完全遮蔽，云层上方数万公里的世界，因此而黯淡起来，四周的气温急剧地下降，云中开始有霜结晶，反射着无数缕光线，变成怪异的闪烁的水晶镜面一般。天地因之变色，这便是顶级生命的威严。

黄金巨龙俯瞰着这个世界，眼神漠然。

云端上的风景，它看过很多次。

黄金巨龙向着天边那座孤峰飞去，快要接近的时候，恐怖巨大的龙躯，向云雾深处沉入，就此湮没不见。无尽数量的雾气被恐怖而巨大的身躯破开。孤峰崖间乱石嶙峋，陡峭至极，没有植物，连苔藓都没有，死寂一片，就像是坟墓。

就这样向雾深处飞行，经过漫长的日夜，不知究竟飞了多远，却始终还是在雾中，没有遇到别的事物，只是隐隐能够看到崖间出现了青苔，云雾也比最上方要浓厚了很多，或许是自己挤压的关系，云雾里开始形成很多结晶，那便是水滴，于是空气也湿润了起来。

黄金巨龙对这些变化没有任何兴趣，继续向着下方飞行。

孤峰里的植物变的越来越多，云雾越来越湿，水滴落在崖上，渐渐变成无数道青叶粗细的水流。无数万道细细的水流，在崖间汨汨流淌着，落入雾里。

黄金巨龙看着孤峰间的万涓细流，眼瞳里的神情也变得凝重了很多，两团神火愈发幽然——这里是所有云的坟墓，也是所有水的源头。

无数道水流，从孤峰间落下，它只看其中一道。

黄金巨龙在雾中，随着那道溪水沉默下飞，经历无数日夜，似将永无止尽的重复，然而就在某个时刻……它面前的雾散了。

云雾之前，是地面。

云雾的下缘很平滑，完全依着地面的起伏，完美地保证云雾与地表之间，有五尺的距离，刚好是一个人类的高度，似乎来自造物主的设计。地表与云雾之间五尺的空间，通向遥远的地方，远处隐隐有光线，却看不到太阳，地表上，有无数道溪流。

雾气在巨大的龙首前消散，露出地面以及那条小溪。

溪水来自孤峰里的湿露，清澈平静冷冽，溪水里飘着一个木盆，盆里有几层麻布，麻布上有个婴儿——婴儿脸色微青，闭着眼睛，明显刚出生没有太长时间。

溪上的雾像花一般绽放，开出无数万朵瓣，拥挤、涌动、破散、嗤嗤声响，一颗比宫殿还要巨大的黄金龙头，缓缓探出云雾，来到溪面上。

溪面与雾之间的五尺距离，对它来说很窄——黄金巨龙的身躯隐藏在雾里，龙首也有部分隐藏在雾里，显得愈发威严、神秘、恐怖。

黄金巨龙静静看着溪面。

木盆还在溪水里微微起伏。

渺小的木盆中，是被抛弃的、闭着眼睛的、脸色发青的新生婴儿。

……

……

雾渐流散，一切回复宁静。

然而，宁静只是暂时的……雾气深处，甚至直到孤峰附近，几乎在同一时刻，响起无数凄厉、恐慌的啸声与嚎叫！

本以为静寂无生命的世界里，原来隐藏着那么多飞禽走兽，雾中到处是扑扇翅膀的声音，独角兽慌不择路撞断万年巨树的声音，甚至有一声极清亮的凤鸣！

一道神念形成的无形火线，从溪畔向着天际蔓延而去，湿漉的草地，顿时变得干燥无比，甚至就连溪里的水草，边缘都蜷缩了起来！

黄金巨龙瞳孔里依然没有什么情绪，高贵，漠然，君临天下。

云雾下方世界万兽奔逃，它不在意，即便是那只雏凤，它也不在意，它只是盯着眼前这条小溪，盯着溪上的木盆。孤峰落下数十万道溪流，它只盯着这道溪；时隔三万年，它再次来到这个世界，就是为了盆中这个婴儿，怎能挪开眼光？

一根很细的光丝缓缓落下，那根光丝外表是金色的，里面则是神圣的洁白，仿佛能够自行发光，光丝前端极细，后段渐粗，直至如儿臂一般，表面极为光滑完美，尤其是从深处透出的光泽，更添美丽。

这道光丝的材料如金似玉，给人感觉应该很沉重，实际上却很轻，随着溪面上的微风不停摇摆，仿佛在舞蹈，想要轻触那只木盆，却又瞬间收回。

那是黄金巨龙的龙须。

此时，黄金巨龙眼瞳里的神火，已经变得不再那般永恒稳定，漠然已经被思索所代替，似乎在犹豫些什么。两道龙须的前端，像轻柔的手指，在溪上木盆的边沿轻轻触碰，似在抚摸，实际上却并未真实的接触。

这条黄金巨龙已经度过了极为漫长的岁月，拥有难以想象的智慧，然而此时那只木盆，却似乎是它无法解开的难题——它眼瞳里的情绪变得越来越复杂，有渴望，也有警惕，犹豫，最后变成了挣扎，也许是无意的，也许是有意，小溪上方的风势微变，那道本应擦着木盆边沿掠过的龙须轻轻一颤，终于第一次真正地接触到了木盆，甚至在盆中婴儿的耳下擦过！

就是这样轻微的接触，便产生了极为剧烈的变化——黄金巨龙眼瞳深处的两粒神火，轰的一声散开，变成万千星辰，那片星辰海洋里，赤裸裸地流露出冷酷而贪婪的欲望！

那份欲望，是赞美，是动容。

是对生命的赞美，是因为生命而动容。

是生命最原始的渴望。

黄金巨龙看着溪上的木盆，张开了嘴，龙息如碎玉般倾泻而出。

盆里的婴儿依然闭着眼睛，根本不知道下一刻会发生什么。

溪水被阴影笼罩。

龙息落在木盆的四周。

下一刻，木盆及盆里的婴儿，便会成为黄金巨龙的食物。

就在此时。

一只手落在木盆边缘，把木盆向溪畔拉去！

那是一只满是伤疤的手，有些瘦弱，很小。

哗哗水声里，溪水荡破，那手拉着木盆，拼命地向溪畔跑去。

那只手的主人，是一名三四岁的小道童。

小道童把木盆拉到溪畔，藏在岸石和自己的身体之间，然后转身，抽出腰间的剑，望向溪面上那颗恐怖的、巨大的黄金龙首。

这是一个很奇怪的小道童。

他瞎了一只眼睛，缺了一只耳朵，先前在溪里拼命奔跑时，看得出来腿也有些跛，看空荡荡的袖管，就连手也只有一只。

难怪他只能把木盆藏进身后，才能拔出剑来。

看着溪面上的巨大龙首，小道童脸色苍白，牙齿格格作响，不是被冰寒溪水冻的，而是因为心中的恐惧。

这是他第一次看见真实的龙。他甚至不知道龙是什么，他只知道害怕，但他却没有逃走，而是拿着那把单薄的木剑，把盆严严实实地挡在身后。

黄金巨龙神情漠然地看着小道童，只有同样晋入神圣领域的超级强者，才能看出它眼瞳最深处的愤怒与冷酷。

小道童喊着什么，脸色苍白，恐惧异常，却没有松开手里的盆。

黄金巨龙愤怒起来，龙息笼罩了小溪两岸，死亡即将到来。

小道童手里的木剑落到水中，他转身把木盆抱进怀里。

黄金巨龙身上的鳞片与雾气磨擦，溅起无数天火，溪水开始燃烧。

便在这时，一个中年道人出现在溪畔。

中年道人看着溪面上的黄金巨龙，神情宁静。

溪面上的天火，忽然间熄了。

黄金巨龙看着那名中年道人，发出一声龙吟！

龙吟极为悠长，仿佛永远不会停歇一般，那是极复杂的音节，听着就像是最复杂的乐曲，又像是自然界最恐怖的飓风的声音，挟杂着难以想象的威力！

中年道人看着黄金巨龙，说了一个字。

那是单音节的一个字，发音极为怪异难懂，似乎根本不像是人类的语言，片段里便仿佛蕴藏着无穷的信息，古意盎然！

黄金巨龙听懂了，但它不同意。

于是溪面上的雾剧烈地涌动起来。

龙息到处喷吐，溪畔湿漉的草地与树林，瞬间变成恐怖的火场。

那名小道童背对着小溪，根本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情，恐惧地低着头，闭着眼睛，只是把怀里的木盆抱的紧紧的。

……

……

不知道过了多长时间，溪畔终于安静下来。

小道童鼓起勇气，回头望去，只见溪水清澈，溪两岸的火也已经熄了，只有被烧焦的树木与烤裂的石头，在述说先前那场战斗的恐怖。

云雾深处传来一声龙啸。啸声里满是痛楚、不甘和怅悔，它在告诉整个世界五片大陆，自己先前的犹豫，带来了怎样沉痛的遗憾。

小道童吓了一跳，单手抱着木盆，从溪里一瘸一拐地爬上岸，走到那名中年道人的身边，怯怯地望向云雾深处。

中年道人伸手掸熄肩头的火焰。

小道童想起什么，有些困难地把木盆举起来。

中年道人接过木盆，把盆里那名婴儿轻轻抱起，右手指尖隔着麻布，落在婴儿的身体上，下一刻，他的眉头皱了起来。

“你的命……真的很不好。”他看着被麻布裹着的婴儿，怜悯说道。

……

……

东土大陆的东方，有个叫西宁的小镇，小镇外有条小溪，溪畔有座山，山里有座庙，庙里却没有僧人，只有一名中年道人带着两个徒弟在此修行悟道。

山是无名青山，庙是废弃佛庙，两名徒弟大的道号余人，小的叫陈长生。

西宁镇在周国境内。大周王朝自八百年前起立道教为国教，直至今日正统年间，国教一统天下，更是尊崇，按道理来说，师徒三人应该过着锦衣玉食的日子，无奈西宁镇太过偏远，那座破庙更加偏远，平日里人烟罕见，所以只能过着粗茶淡饭的生活。

道人，自然要修道。当今世间修行法门无数，那中年道人所授的道法，与别的宗派道法截然不同，不讲究修行体悟，不理睬命星坐照，不关心神魂淬炼，只是一字记之曰：背。

余人自幼便开始背诵道门典籍，陈长生更是刚睁开眼睛便要被迫对着那些泛着黄的旧书发呆，他最开始认识的东西便是满屋子的道经典籍，学会说话后便开始学认字，然后便开始背诵那些道经典籍上的文字。

诵而时习之，以至能够熟背如流，这便是破庙里两个小道童的生活。

清晨醒来，他们在背书，烈日炎炎，他们在背书，暮钟破哑里，他们在背书。春暖花开，夏雷震震，秋风萧瑟，冬雪凄寒，他们在垄上，在溪畔，在树下，在梅边，捧着道经不停地读着，背着，不知时间之渐逝。

破庙里有整整一间屋堆满了道经书卷，余人七岁的时候曾经无聊数过，足足有三千卷，大道三千卷，一卷或数百字，或千余字，最短的神明经不过三百一十四字，最长的长生经却足足有两万余字，这便是他们要背下的所有。

师兄弟二人不停地背诵，只求记住，不求甚解，他们早就清楚，师父永远不会回答自己对道藏的任何疑问，只会说：“记住，自然就能明白。”

对于世间那些贪玩的启蒙孩童们来说，这样的生活实在是难以想象，好在青山荒僻，少见人烟，无外物萦怀，可以专心，两个小道童性情特异，竟也不觉得枯燥乏味，就这样日复一日地背着，不知不觉便过了数年。

某一天，数年没有停止的读书声停止。两个孩子坐在山石上，肩并肩，一本书搭在两人膝盖上，看一眼书，又相互对视，都有些神情茫然。

此时他们已经背到了最后一卷，却没有办法再继续下去，因为他们看不懂，这卷道典上的文字很陌生——准确来说是很怪，那些偏旁部首和笔画明明都认识，组合起来，却成了完全古怪的东西，怎么读？什么意思？

二人回到庙里，寻到中年道人。

中年道人说道：“大道三千，你们看的是最后一卷，这卷一千六百零一字，相传其间隐着天道终义，从来没有人能够完全领悟其中的意思，更何况你们？”

陈长生问道：“师父，你也不懂？”

中年道人摇头说道：“没有谁敢说自己的懂，我也不能。”

师兄弟对视一眼，觉得有些遗憾，虽然还是小孩子，但把三千道藏背到今日，只差一卷未能竟全功，自然不会喜悦。但毕竟不是普通的小孩子，从懵懂时便开始与道经相伴，性情也有些清淡，二人准备转身离开。

便在这时，中年道人继续说道：“……但是我能读。”

自那日起，中年道人开始讲授道典最后一卷的读法，逐字传授读音，那些发音特别怪异，很简单的单音节，却要利用喉咙里的某块肌肉，对声带也有特殊的要求，总之，不像是正常人类能够发出的声音。

陈长生完全不明白，只是像小鸭子般，老老实实按着师父教的发音模拟，余人却偶尔会想起很多年前在溪畔，师父对着那个恐怖生物说出的那个字。

余人和陈长生用了很长时间终于掌握了那一千六百零一个字的读音，却依然不解其意，问中年道人也得不到解答，其时，他们已经在这最后一卷上花了整整一年时间，然后他们开始像以前那样，捧着最后一卷继续诵读，直到能够背下。

当他们以为自己终于摆脱了背道典的生活时，中年道人要求他们开始读第二遍，无奈孩子们被迫再次开始重复，或者正是因为重复，这一遍对道藏的颂读，他们反而觉得辛苦许多，甚至觉得有些苦不堪言。

也正是到这时候，他们才开始生出不解，师父为什么要自己二人读这些道经？为什么不教自己修行？明明道经上面写过，道人应该修道，应该追求长生才是啊。

其时，余人十岁，陈长生六岁半，也正是在这年秋天，有白鹤破云而来，带来了远方故人的问候以及一封绢书，绢书上写着生辰八字还有一份婚书以及信物——某位曾经被中年道人所救的达官贵人，想要践行当年的承诺。

中年道人看着婚书微笑不语，然后望向两名徒儿。余人摆手，指着自己那只不能视物的眼睛，微笑拒绝，陈长生神情惘然，不明白这是什么意思，糊里糊涂地接过婚书，从此便有了一个未婚妻。

其后数年间，每逢年节时，那只白鹤便会破云应期而至，带来京都那位贵人的问候，还会捎带一些比较有意思的小礼物，送给陈长生。

陈长生渐渐明事，知道婚约意味着什么，每每在夜里，借着星光看着那封静静躺在抽屉里的婚书，他有些说不出的感觉，想着那位听说与自己差不多大的未婚妻，有些宁静的喜悦，有些害羞，更多惘然。

平静的读书生涯，在陈长生十岁的时候，出现了一次意外。某夜，他第七十二次重新背诵完道藏最后一卷的一千六百零一字后，忽然觉得自己的意识飘离了身体，开始在青山里的树林里飘拂，他就此昏睡不起，身体开始散发出一种异香。

不是花香，不是叶香，也不是脂粉香。说淡，却在夜风吹拂下久久不散，说浓，飘入鼻端，却是那般的飘渺，不像是人间能够出现的香味，无法捉摸，极为诱人。

最先发现陈长生情况的是余人，闻着那道异香，他的神色变得极为严峻。

树叶遮蔽略幽暗的青山里，有狮吼虎啸，有鹤舞蛟突，有本应夏夜才会出现的如雷蛙鸣，青山东方那片无人敢进的云雾深处，隐隐出现一道巨大的阴影，不知是何生物，在无数生命贪婪敬畏眼光的注视下，陈长生散发着异香，闭着眼睛沉睡，不知何时才会醒来。

余人在榻旁拼命地扇着风，想要把陈长生身上的香味扇走，因为那道香味让他口齿生津，让他生出一种很古怪、很恐怖的念头，他必须扇风，把这个念头也扇走。

中年道人不知何时来到了厢房里，他站在榻畔，看着紧闭双眼的陈长生，说了一句只有他自己才懂的话：“因又在何处呢？”

一夜时间过去。

晨光洒落青山的那瞬间，陈长生身上的异香骤然敛没，再也闻不到丝毫，他回复了从前的模样，青山里的万千奇兽还有云后那道恐怖的身影，也不知何时离去。

余人看着沉睡中的师弟，终于不再惊慌，嘘了口气，想要擦掉额头上的冷汗，才发现肩膀因为拼命地摇了一夜的扇，而痛的无法动作。

陈长生睁开眼睛，醒了过来。虽然沉睡一夜，但他知道发生了什么事情，看着神情痛苦的师兄，脸色变得有些苍白，问道：“师父，我这是怎么了？”

中年道人看着他，沉默了很长时间后，说道：“你有病。”

按照中年道人的说法，陈长生的病是因为先天体虚，身体里的九段经脉不能相连，昨夜的异香，便是神魂无法中继循环，只能被迫随着汗排出，那些汗水里面是人不可或缺的神魂精华，自然带着一种异香，这是一种怪病。

“那……您能治吗？”

“不能，没有人能。”

“不能治的病……那是命吧？”

“是的，那就是你的命。”

……

……

自十岁生辰之后，那只白鹤便再也没有来过青山，京都那边断了消息，婚书的另一边仿佛从来没有出现过，陈长生偶尔站在溪畔，看着西方，会想起这件事情。

当然，他想的更多的事情，还是自己的病，或者说命……他没有变得虚弱，除了有些容易犯困之外，看着极为健康，根本不像个早夭之人，他甚至开始怀疑师父的判断。可如果师父的判断是正确的，那怎么办？陈长生决离开破庙，去繁华的人世间看看，趁自己还能看，他要去看看传说中的天书陵，还要去把那门婚事退掉。

“老师，我要走了。”

“你要去哪里？”

“去京都。”

“为什么？”

“因为我想活着。”

“我说过，那不是病，是命。”

“我想改命。”

“八百年来，只有三个人改命成功过。”

“那都是很了不起的人吧？”

“是的。”

“我不是，但我也想试试。”

京都，陈长生总是要去的，无论能不能治好自己的病，他总是要去的，不止是因为他要改命，也因为婚书的一边在京都。

他收拾行李，接过余人师兄递过来的那把小剑，转身离开。

十四岁的少年道士，下山。

欢迎访问：电子书学习和下载网站 (<https://www.shgis.cn>)

文档名称：小说：《择天记》猫腻 著.epub

请登录 <https://shgis.cn/post/1478.html> 下载完整文档。

手机端请扫码查看：

